

從齊白石〈荔枝〉圖談鼠年新春「受贈名畫展」

何炎泉

老鼠在一般人心中形象不佳，歷代也較少畫鼠作品，然近現代名家齊白石（1864-1957）卻非常喜歡畫鼠，留下許多佳作，除了生肖屬鼠外，也經常借畫鼠來諷諭世間人事。除了老鼠，此次也特意應景挑選新春題材的畫作，以活動於北京、上海畫家為主，試圖呈現南北兩大畫壇的交流與融和。這批畫家可說是近現代繪畫史的代表人物，莫不展現出當時畫壇的時代與區域風尚，在各自畫藝的精湛表現之下，其間更隱含著競爭、提攜或師承等等面向。



今年恰逢庚子鼠年，老鼠在一般人心中形象不佳，因此歷代也確實較少畫鼠的作品。然而近現代名家齊白石卻是非常喜歡畫鼠，留下許多佳作，筆下的老鼠更是形神兼備，捕捉住這種生物機伶的特性。有「鼠畫家」之稱的齊白石除了生肖屬鼠外，也經常借畫鼠來諷諭世間人事。齊白石一生畫了許多老鼠的作品，其活潑生動的筆墨搭配逗趣詩句，展現其特有的幽默趣味。

此幅〈荔枝〉（圖1）畫提籃中，盛滿色澤鮮豔的荔枝果實，引來老鼠竊食。荔枝鮮麗的朱紅色在黝黑的老鼠襯托下，顯得格外亮眼。荔枝屬常綠喬木，四季常青，是南方常見的果樹，樹齡可長達數百年，故有長壽之吉祥寓意。當然，荔枝除了有吉利的象徵外，結實纍纍的特性與「利子」諧音果實，都有多子多孫的意義，過去的勞動社會能夠百子千孫確實是種福氣，其實在現代生育率越來越低的時代也很需要這種祝福。荔枝之「荔」與「俐」同音，故也有「聰明伶俐」之意思，因此荔枝圖案在南方建築裝飾上相當常見，也經常搭配蝙蝠、花瓶、壽桃等出現，都是代表福壽康寧的圖案。荔枝搭配老鼠的圖案在其他畫作也出現過，鼠在十二地支中為「子」，加上老鼠的繁殖力又相當強，而荔枝的「荔」音同「利」，故的確很明確的「利子」含意。

此作雖然採用樸拙的大寫意畫法，乍看雖似隨意塗抹，未拘泥於外觀的逼真，然而卻絲毫不失對於物象精神的掌握，反而達到形神兼備的極高境界。一顆顆鮮紅荔枝以深淺紅色點出渾圓飽滿的果實，稍微乾澀的筆觸完美地處理荔枝表皮粗糙的顆粒感。葉子使用豐潤的水分，呈現出鮮翠的顏色與水分，



圖1 | 民國 齊白石 荔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 民國 陳衡恪 畫墨竹草書五言律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葉脈用筆俐落明確，刻劃出葉子各種姿態。老鼠毛茸茸的身軀並非如工筆畫家一般將鼠毛畫出，而是利用水分暈染與飛白技法做出毛茸感。身體與肢幹可以見到畫家運用水分的掌控力，利用紙張的暈染效果傳達出物體的外觀與精神，搭配眼神的處理，似乎可以感受到此鼠專注於眼前荔枝，正準備大快朵頤一番的心情。

齊白石一生朋友眾多，其中有一位被視為莫逆，就是陳師曾（1876-1923）。兩人交往的時間不長，從1917至1923年之間，七年中陳師曾建議齊自創風格，改進畫法，同時將其作品推向海外，使之聲譽日隆。陳師曾，名衡恪，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畢身推崇吳昌碩（1844-1927）。〈畫墨竹草書五言律詩〉（圖2）為書畫合璧，竹子的「虛心」與「有節」，一向是文人畫家喜好的畫題，常見於酬贈作品。書法抄錄唐杜甫（712-770）〈夜宴左氏莊〉詩，運筆藏鋒，線條圓潤厚重，連綿處似其師吳昌碩。

吳昌碩，初名俊，又名俊卿，浙江安吉人。〈梅花〉（圖3）中的梅幹、枝桠、花瓣及苔點，均以濃淡墨色相間處理，表現出水墨交融的趣味。題識曰：「梅花照影清淺溪，玲瓏碎玉嵌頗黎。日斜人影亦在水，驚醒翠禽悽一啼。」在詩中延伸畫意，喚起觀者欣賞花影、人影，同時映在水面的交融意象。

在齊白石之前，活躍於上海畫壇的吳昌碩已經發展出相當成熟的大寫意繪畫風格，且廣受海內外歡迎。同時擅長書法與篆刻的吳昌碩，將寫石鼓文的大篆線條帶入畫中，觀者不難發現其梅樹枝幹渾圓飽滿，輪廓線條蒼勁有力，線條墨色的濃枯變化豐富，雖然逸筆草草，對於枝幹的前後、交錯卻是清



圖3 民國 吳昌碩 梅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 民國 陳年 紅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楚交代，層次清晰豐富。畫梅瓣的線條迅速俐落，表現出梅瓣的輕盈與潔淨，每一片都偃仰自得地參差錯落於枝幹之中，展現出極高的筆墨技巧。

齊白石剛到北京之際，不為人識，聽從好友陳師曾的建議，決定衰年變法，開始改變畫風，並學習吳昌碩墨色筆法，他自己也不諱言此一影響。¹齊白石寫過一首非常著名的詩：「青藤雪个遠凡胎，老缶衰年別有才。我願九泉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²把吳昌碩與徐渭（1521-1593）、朱耷（1626-1705）並列，並願意為其門下「走狗」。

他定居北京兩年後的1920年，透過關係請吳昌碩書寫〈潤例〉：「齊山人瀕生為湘綺高弟子，吟詩多峭拔語。其書畫墨韻，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漢遺意。曩經樊山評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覺手揮不暇。」³不僅推崇齊白石的詩書畫印，還刻意使用「求者踵相接，更覺手不暇」的誇張廣告語氣。

不過，當齊白石1922年在東京第二屆「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上一舉成名後，作品全數被高價收購，⁴風頭超過許多知名畫家，似乎惹得吳昌碩不悅地酸說：「北方有人學我皮毛，竟成大名。」齊白石於1924年刻了一方「老夫也在皮毛類」印章來回應，⁵邊款：「乃大滌子句也，余假之製印，甲子白石並記。」句子可見於石濤（1642-1707）〈贈劉石頭山水圖冊〉（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的題詩：「書畫名傳品類高，先生高出眾皮毛。老夫也在皮毛類，一笑題成迅彩毫。」⁶齊白石也自比石濤寫了一首詩：「皮毛襲取即功夫，習氣文人未易除。不用人間

偷竊法，大江南北只今無。」

除了陳師曾，陳年（1876-1970）也深得吳昌碩所器重，親自教授六法及篆刻要訣。四十歲後到北京，就職於北京圖書館，後任教於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此作〈紅梅〉（圖4）畫紅梅二枝，梅花的向背變化多端，構圖繁而不亂。以金石書法的意趣作畫，揮灑恣意，線條樸拙，墨色蒼潤，於蒼莽中透出一絲清新氣息。

提到陳半丁（年），他與張大千（1899-1983）在三〇年代的一段軼事也值得一提。當時在北京的名望相當高的陳半丁因為收藏到一件張大千仿的石濤畫冊，邀請藝壇名流到家中鑒賞所鬧出的一段笑話，大千從此在畫界聲名大噪。⁷對於張大千公然製作假畫的事，有人深表佩服，也有人不以為然，最常被提起的就是白石老人。不過，兩人其實是關係十分密切的忘年之交。⁸

張大千年輕時從曾熙（1861-1930）、李瑞清（1867-1920）學書法，並精研傳統筆墨技巧，曾赴敦煌臨摹壁畫，六十歲以後開創潑墨潑彩畫法。〈花鳥〉（圖5）中畫鳥兒站立在枝頭上，枝頭點綴著紅葉，運筆靈活，墨色多變且用色鮮活，意境閒逸。

張大千自己宣稱平生最佩服「兩個半畫家」，第一位就是吳湖帆（1894-1968）。民國時期，吳湖帆潤例遠遠超越張大千、齊白石，比溥儒也高出一籌，幾乎比肩前



圖5 民國 張大千 花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 民國 吳湖帆 竹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 民國 溥儒 歲朝清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輩吳昌碩。不過，吳湖帆在現代的名聲卻是遠遠不如他們，他生前使用過一方閒章「待五百年後人論定」，與張大千積極營造畫史形象與歷史定位的態度截然不同，當然在現代鑑賞家中的受歡迎的程度也不同。

吳湖帆，江蘇吳縣人，名萬，號倩庵。工書善畫，收藏宏富，更精鑒別。此幅作於己巳年（1929），時三十六歲。〈竹石〉（圖6）湖石造型古雅別致，先以淡墨渲染出立體效果，未乾時再以濃墨點苔畫草，渾然天成。石後枯竹、新篁並立，用筆清勁挺秀，深具瀟灑的韻致。

溥儒（1896-1963）則是張大千佩服的另一位畫家，字心畬，別署西山逸士，河北宛平（今北京）人。恭親王奕訢（1833-1896）孫，自幼究心文學、書法、繪畫，風格清逸出塵，時人譽為民國畫家中，最能得傳統精髓者。〈歲朝清供〉（圖7）以沒骨方式寫梅竹二枝，用筆勁健俐落，枝幹彎曲有致，佈局亦疏密相間，妙趣橫生。畫梅竹有「梅開五福，竹報三多」的意涵，三多為多福、多壽、多子。

過年又稱「歲朝」，歲之朝的意思。歲朝的活動非常多采多姿，因各地習俗而有差異。「清供」指過年時將當令的花卉、蔬果、古玩等布置在於案頭上，期待來年新氣象，「供」有陳設、放置的意思。「歲朝清供圖」就是畫家把過年家中的案頭陳設物品，繪成圖畫以供過年時懸掛，增加年節氣氛的繪畫種類。擺設物品可以包括「清玩」等物，若只有花卉或蔬果，就是所謂的「山齋清供」。

張大千另外佩服的半個畫家就是謝稚柳（1910-1997），兩人關係亦師亦友，相當密切。他原名稚，晚年號壯暮，江蘇常州人。以畫花鳥、山水見長，亦精鑒賞，深得時譽。

〈荷雀〉（圖8）此幅繪一雀棲於荷梗，轉頭回顧。構圖明淨單純，色彩交融流麗，筆墨精到。

同樣屬於傑出學生輩的還有王雪濤（1903-1982），他原名庭鈞，字曉封，河北成安人。1922年進入北平藝專習畫，後入齊白石門下，更名雪濤。晚年擔任北京畫院院長。〈喜鵲松鼠〉（圖9）作於1946年，畫古樹迎空，喜鵲、松鼠各據一枝，相對鳴叫，精準生動地繪出喜鵲俯視與松鼠抬頭凝望的片刻，顯得生意盎然。

此次選展作品以活動於北京、上海畫家為主，包括吳昌碩、齊白石、陳衡恪、陳年、



圖8 | 民國 謝稚柳 荷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 民國 王雪濤 喜鵲松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吳湖帆、溥儒、張大千、王雪濤、謝稚柳等人。這些作品除了呈現當時南北兩大畫壇的交流與融和，也應景挑選一些新春題材的畫作，同時期許能深化對捐贈文物的研究與推廣，讓社會大眾可以共享文化資產。於感謝捐贈者不藏於私的同時，更期盼各界人士能持續共襄盛舉，使本院成為全民所共有的博物館。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註釋

1. 齊白石，《白石老人自述》（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頁133；啟功，〈記齊白石先生軼事〉，《浮光掠影看平生》（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2。
2. 齊白石，《齊白石師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209。
3. 齊白石，《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桂林：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頁270-271。
4. 齊白石，《白石老人自述》，頁124。
5. 斯舜威，《百年畫壇鉤沉》（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頁55。
6. 圖像見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網站：<https://art.nelson-atkins.org/objects/30001/mountain-on-the-other-side-of-the-river?ctx=171c61c6-c35c-42f3-a7fd-12884a395a4f&idx=4>。
7. 王振中，〈張大千三十年代在北平〉，《文史雜誌》，1990年2期，頁2-3。
8. 張玉丹，〈齊白石「吾奴視一人」小考——兼論齊白石與張大千關係〉，《齊白石研究（第五輯）》（桂林：廣西美術出版，2017），頁91-103。



四方 來朝

職貢圖特展

The Four Quarters Come to Court:
A Special Exhibition of Envoys Presenting Tribute

2020

01/01~03/25

陳列室
Galleries

210, 2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